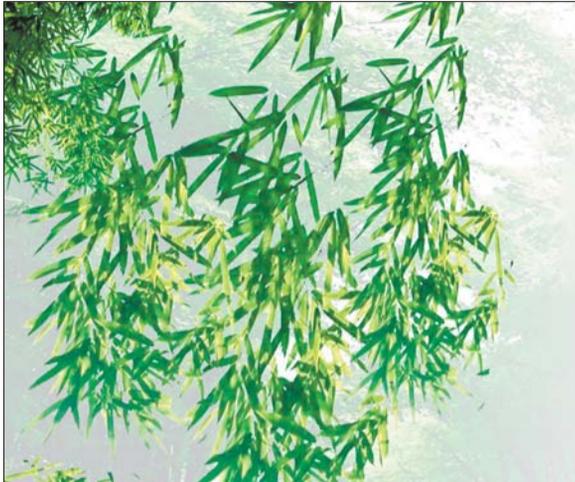


回不去的故乡

龚德位

故乡,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也不仅仅是一个地址和一个空间的概念。在我的心中,那一望无际的连片翠竹林,那一块块稻草堆里捉迷藏的身影,那一声声母亲口中呼唤了千百遍的乳名,把它们串联起来才是那可爱的故乡。

但故乡现在却是很难再回得去了。就在昨天,微信的朋友圈里我看见了来自故乡的照片,无人居住的院落,蒿草疯长,屋檐上稀疏的石瓦好似在默默地诉说属于它的历史但无人问津。小时候与父母一起挽起裤腿在稻田里收割水稻;与小伙伴一道拿起渔网去小河里捞虾米和泥鳅;与朋友们一起上山采蘑菇,摘野菜的场景离我们好似越来越远。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啊,让人永远记挂在心,那时的山,那时的水,那时的父老



亲……一切都仿佛就在昨天,去又好似永远停留在了昨天。

现在的故乡,剩下的就是多年失修的院落,杂草疯长的山路,当山风吹来,只有松针

掉落的声音。再也找不到儿时嬉戏的那份欢悦;再也听不到补锅匠在村落里吆喝的声音;再也聆听不到奶奶站在门槛边慈祥的叮咛。乡亲们一拨

一拨地背起行囊离开了故土,去了他们心目中所谓的城市,或许为了生计,也或许是为了下一代有一个所谓的好的起点。

所有的这一切,让我措手不及。有时候真想放下身边所有的一切与父母一起再到乡下住段时日,就像小时候一样,父亲去地里干活,母亲在厨房用柴火烧饭,爷爷喝醉了酒在屋里骂我兔崽子,要我把给他悄悄藏起来的旱烟点燃。我们不去关注房价,不去讨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我们只关注今天准备烧什么样的菜肴、干什么农活以及放牛回家路上牛背上的那支短笛吹奏什么样的乡间小调。

沈从文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我很想回到故乡,可儿时的故乡又怎能回得去呢?这正是去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啊!



饺子汤 母爱长

李娟

小时候家在农村,一年四季,除去逢年过节,很少吃荤菜,因为我和弟弟都在长身体阶段。所以,隔三差五,母亲就会给我们做顿饺子吃。

每次吃饺子,母亲总是从早晨起来就开始忙活了,她会让父亲从街上割两斤猪肉或羊肉,然后踩着露水,从地里拔来新鲜的萝卜或翠绿的白菜,洗净了和着肉一块剁。母亲在案板上剁肉的声音是极富有节奏感的,“咚咚咚……”在我听来,比音乐老师上课时的电子琴声音还悦耳。

和面,剁馅,擀饺子皮,母亲做起这些来顺畅极了。不一会儿,热乎乎的饺子撑着胖胖的小肚皮,安静地躺在盘子里,好像专等着我们享用。

我和弟弟欢呼雀跃着,不等饺子凉下来,就急不可耐地往嘴巴送。母亲在一边笑着嗔怪着:“慢点吃,锅里还多着呢。”

可母亲却不吃。当我催促她也吃,但母亲总是端起桌上煮过饺子的面汤,边喝边说:“饺子汤,比肉香。”

有一次,我也好奇地端起母亲喝的汤,尝了一口,一点也不香啊!我不解地望着母亲。“妈不喜欢吃饺子,妈就喜欢喝汤。”母亲一边轻描淡写地说着,一边将当天吃不完的饺子收拾起来。

那些饺子,第二天被母亲用油一煎,就成了香喷喷、金灿灿的煎饺,对我和弟弟来说,那又是一顿丰盛的早餐。

直到多年后,我也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才终于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缺衣少穿,而我和弟弟从小就体弱多病,母亲怎么舍得吃一口饺子?在她眼里,那不是一顿普通的饺子,是营养,是希望,也是灵丹妙药。仿佛吃了它们,我和弟弟就能健康成长。

有了女儿后,小小的她每次吃饺子,总喜欢吃馅儿。而我,总是把剩下的饺子皮,连汤带馅地扒拉到我的碗里。有一次,女儿天真地问我:“妈妈,你怎么不吃饺子呢?”“妈喜欢喝汤,饺子汤,比肉香。”话一出口,我竟然愣住了,多么似曾相识的场景!

去年冬天,我接母亲来家里住,那段时间我变着花样做饺子。可每次,母亲总是只吃几个饺子,然后照旧喝汤。我不解地望着母亲,母亲叹了口气说:“不行了,牙齿咬不动了,饺子汤也挺好喝。”我才发现,刚刚过了六十岁的母亲,满口牙齿几乎已经掉光了。

再做饭时,我灵机一动,故意把饺子煮破皮,肉馅儿都在汤里。吃饭时,给母亲盛了一碗,母亲喝了一口说:“还真不错,和饺子的味道一模一样。”女儿嚷嚷着也要来一碗。于是,我们老中少三代人,坐在桌前,一人一碗饺子汤。

饺子汤,母爱长。那顿别样的饺子,吃得我泪流满面。

野菊

毛君秋

秋雨如织。秋风似剪。就在杨柳悄悄脱下绿妆的时候,烟雨朦胧中,野菊却在整装待发。

几阵秋风秋雨之后,家乡的小山、田埂、路边、菜园、屋前屋后,野菊带着惊艳和浓浓的笑意铺天盖地来了。金灿灿,喜洋洋,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吉祥。

它并不起眼,可随意一望,处处都是墨绿中镶嵌着金黄,如星星点点,愉悦着人们的眼球。

比起那些娇贵的名花来,它实在太普通了。春天发芽,秋天开花,冬天枯萎,年复一年。不需要播种,不需要经营,随随便便,一丛丛,一片片,不经意间就把大地装扮成了一座大花园。不粉饰,不雕琢,有着自然的清新和美丽。不怕风雨,不畏烈日,该来的时候就来,该去的时候就去,悄无声息。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如果你行色匆匆,一定不会被它们所打动。只要你慢下来,再慢下来,静静地平视前方,或俯视你的脚下,那绿草丛中的片片金黄,就会像风儿一般,带



着秋的气息,你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

秋日下,那一朵朵妩媚的小花,灵动,奔放,就像凡高画笔下的向日葵。弯腰摘一朵,轻轻地抚摸它,会有种如婴儿肌肤般的质感,滑嫩,细腻,温柔;捧到嘴边,会有股淡淡的药香,浸入你的肺腑,疏通你的脉络。

母亲说,野菊花茶是味

药,能清火润肺明目养颜。

每年这个时候,母亲就带着我,挎个小竹篮出来了。在微微秋风里,野菊如火焰般跳跃。那阵阵清香,带着心跳的律动,一股一股地流动,如烟,如雾,从你身边拂过,想抓又抓不住,可它又实实在在流进了你的心田。

在野菊丛中,母亲左臂挽着小竹篮,右手细细地不停地

摘。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引得小蜂小蝶围着母亲团团转。不一会儿,竹篮里便装满了野菊花。

回家了,母亲用蒸汽给野菊花消毒,晾干,便是上好的野菊花茶。晒干的野菊花变成了土黄色,一颗颗安静地躺在晶亮的玻璃瓶里,虽然没有花开时的光鲜,而它的沉着之美更让人心动。

捡秋

赵自力

记得小时候的秋天,为了能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每到周末,母亲总会拿上一个大口袋,拉上我们兄妹俩,一起去农田里,捡拾那些农人们收获时,由于匆忙而落在田里的秋实。

母亲给这项活动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作捡秋。每每念叨着这个极富诗意的名字,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我们的脚步都变得轻快而诗意绵绵起来。一路聆听着鸟儿清脆的歌声,我们捕获着一个又一个“战果”,心快乐得仿佛要开出一朵娇艳的花来。只消一会

儿,母亲肩上那个布袋子,就被我们用勤劳的双手装满。

金黄的玉米棒子是那个袋子里的常客,它强壮的身体在袋子里放肆起来,把袋子的一角撑起老高。金灿灿的稻穗是最娇小可人的,随便在袋子里给它找个位置,也能栖身。那一串串黄豆荚最是惹人喜欢的,因为有了它,鲜嫩可口的豆腐就不愁吃不到口了。

不过,最令人兴奋的还是遇见散落在泥土里的花生。母亲似乎对花生的味道特别敏感,隔了老远,她就能准确地判断好方位。把我们带到花生地里之后,她便如将军一般指

挥我们兄妹,“老大,你在这头挖,老二,你就去地那头,我在中间,咱们三个一会汇合,千万别在让这些花生宝宝再落在地上了!”

母亲果然神机妙算,不一会功夫,当我们挖开潮润的土壤时,散落的花生便跳入我们的眼帘,顾不得擦去溼溼的汗水,赶紧把它们收入袋子,要知道,这可以为我们换来好多想要的东西呢!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带着我们,从未空手而回过,只要用心找,秋天那广袤的土地总会馈赠给我们丰厚的“战果”,而每次载着这些“战果”,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快乐得像

只小鸟。

这些年,长年在外工作,踏上故乡土地的机会都减少了许多,捡秋的乐趣就离我更加遥远了。那次,与母亲通电话,忽然就想起捡秋的事来,不禁笑着问母亲还去不去捡秋?母亲说:“去,怎么不去呢,一来锻炼身体,二来勤劳节俭的家风咱可不能丢呀!”

母亲的话,让我猛然觉醒,原来,那些年,母亲带我们捡秋,捡回来的不仅仅是那些秋实,更捡回来勤劳节俭的好传统。这些年,我在工作上小有成就,生活幸福美满,想来,也是沾了这捡秋的光吧!